

JORVIK

VIKING · CENTRE

欢迎来到 JORVIK

约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重建。老旧的建筑物纷纷被拆除，为约克的居民、企业和游客们日益变化的需求提供便利。1972 年，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成立，作为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它致力于保护并解读那些重见天日的考古遗址。约克长达 2000 年有记载的历史都在其考古遗迹里被描绘了出来，最远可追溯到罗马时期约克作为一个军团要塞开始建城。而在其历史的土层之下，仍留存着史前时代人类活动的印记。

约克考古信托最早开始发掘的地点之一位于 Lloyd's 银行下方，Pavement 街附近的一个深且狭窄的沟渠里，是银行在修建新保险库的时候发现的。这次挖掘使人们了解到，约克的这处遗址一直延伸到地下很深的位置，而且潮湿缺氧的土壤环境使其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一系列复杂的考古地层逐渐显现出来。其中一些是枝条和木质建筑连带着文化层，它们属于约克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时代，这段时期长达约 200 年，起始于 866 年维京人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些发现的重要性：那个时代的木结构建筑在全英格兰都没有第二个幸存至今的。

当约克市议会（City of York Council）开始重建曾经在 Coppergate 的 Cravens 糖果工厂脚下的这片土地之后，约克考古信托就介入并展开了长达 6 个月的发掘，他们知道这里很有可能出土更多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文物。因这些遗迹的规模之大，质量之高，挖掘面积扩张到了市中心一平方千米，一直持续了五年（1976-1981）。那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很多高两米却仍然伫立在原地的木质建筑，维京时期的垃圾场和公厕，还有为当时的家庭、工业活动、和与整个维京世界贸易往来提供证据的一个个人工制品。从微观层面来看，还发现了含有植物、花粉、昆虫残骸的土壤样本。在发掘中得到的考古资料包括了 11000 张考古地层情况的图画，12 吨的土壤样本，230000 块（件）陶器以及 4.5 吨的动物骨骸。所有资料自那之后都一直对研究者们开放使用，它们很大程度地提升了我们对英格兰维京时期的了解。

超过 500000 人前来参观了约克的“维京挖掘”，站在专门的观看台上亲眼见证考古学家的忙碌工作。公众和媒体对这次挖掘有着极高的兴趣，大家也都希望这里的考古现场能被保存下来，于是这里被建为一处永久的参观景点，在新建立的 Coppergate 购物中心下面占据一个地下室。除了展示在 Coppergate 的发现以外，JORVIK 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 Center) 力图复原维京时期的约克城市风貌，由此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用视觉和听觉来感知这个中世纪早期的城市，且所有的设计都是以当年挖掘中得到的证据作为基础。这个非常新颖的方法使得维京时期的房屋和工作坊再次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建立起来，里面有身着维京时代服饰的假人，周围播放着人们讲古诺尔斯语的声音，那很可能是那时约克城里的人会讲的语言之一。为了使布景看起来更加真实我们费尽了周折，请来了专业盖屋匠、

JORVIK

VIKING · CENTRE

制陶工、制帆工、标本制作师、银器匠、木雕师、制桶工、皮匠和设计施工团队一起工作。JORVIK 的一个广受称赞的特色是用人造的气味来让人切身感受当时金属加工、烹饪和垃圾堆的环境。自此之后这种做法已被多次模仿，而气味的使用也已被证实可以使人在将博物馆里学到的东西记得更加深刻。

JORVIK 在 1984 年正式开门迎客，而光是这第一年里游客数量就达到了几近 900000 人。30 多年过去，这里已经成为约克最为成功的游览胜地之一，它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对于考古学和维京时期的看法及印象。

JORVIK

VIKING · CENTRE

1972年10月的一天，天气阴沉，我来到约克，在新成立的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担任管理员一职，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任务在等待着我。虽然我曾亲身参与过很多次考古发掘并熟悉其中的步骤，但我从未成立过实验室，对雇佣员工和运营更是一窍不通。初来乍到，我既没有地方工作也没有地方住。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有了个舒服的小卧室，并被安排在约克郡博物馆（Yorkshire Museum）的一个地下储藏室里，和博物馆技术员共享一个房间。这个第一版的“实验室”配备着五花八门的设施和玻璃器皿，之后我发现其中一些东西属于约克郡博物馆曾经的约克郡哲学协会（Yorkshire Philosophical Society）化学实验室，它们的历史也许能追溯到1900年之前呢！

我的第一个长期的文物保护实验室是位于Marygate的St Mary's Lodge地下室里的两个小房间，那里黑暗潮湿，且易遭受洪灾。但尽管如此，我和逐渐壮大的职员、学生团队在那里成功生存了近8年。设备是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求来、借来的，包括几个在Fishergate的一个要被拆除的屠宰场老建筑里发现的优质红木长凳，它们原来属于Woolworths超市的食品部门。

到达实验室里的很大一部分文物既无法即刻被辨认出来，又不是很具有吸引力，其中许多都是腐朽的铁器残片。几乎是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达成了一项共识：所有被腐蚀的铁片都需要做一次X光片，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帮助我们做出鉴定。我们知道医疗用X光机不适用于金属，所以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定期用火车运输所有文物到伦敦Savile Row的古迹实验室（Ancient Monuments Laboratories），用他们的工业级设备做X光片。

Coppergate的内涝使得维京时期在此矗立的建筑结构所使用的大量原木和抹灰篱笆墙得以幸存。看到它们在发掘初期陆续出现，我们就马上认识到这里具有的重大考古价值。而我激动的心情，在意识到自己要带头负责包括挖掘这些木头，之后储存并长期保护它们这些工作时，缓和了下来。那时的英国国内缺乏大批处理被打捞出水文物的经验，但根据常识判断，我们需要许多大水槽把所有包装好并作了支撑的东西储存在水下以避免遭受破坏。所以我们就开始用木头内衬着塑料制作水槽，之后又用了玻璃纤维，而对于长于一米的原木，我们最终采用了位于Clifton机场（Clifton Aerodrome）的一个有水泥内衬的巨大战时户外防火用水槽。那里还保存着一个应急用的老式战时汽油驱动消防泵，正好帮助我们吧箱子里几千加仑的水抽出来以便清理、维修和之后选择需要保护的原木。

1980年我们租下了在Marygate, Galmanhoe Lane旧时的约克艺术学院（York Art College）的部分房屋。这两幢荒废的建筑里容纳了我们崭新的特别设计的实验室和车间设备，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为约克考古信托（YAT）的所有文物保护工作所使用。在这隔壁是我们的“湿木材实验室”，配有最新式的冷冻干燥机和三个我们自己设计的连接着水管并配有加热功能的水槽。最后我们终于开始处理从Coppergate发掘出的木头，以每18个月为一周期施用一种叫聚乙二醇的水溶性蜡状聚合物。而在综合实验室里，我们则开始记录、清理和完好保存几千件出自Coppergate和约克其他地区的工艺品。

时常有人问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激动的时刻或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什么。Coppergate的盎格鲁头盔（Coppergate Anglian helmet）当之无愧是我参与过发掘和保护的最重要的文物，它在1981年被一位挖掘机工人发现，而在此地之上，正是当时还处于建设初期的Jorvik。

JORVIK

VIKING · CENTRE

挖掘到达维京时期土层的时候已经处于很深的位置，我们用了一架电动斗式提升机来转移挖出的泥土。绞车上装有吊钩，每次可以从挖掘坑内提出四个桶，而把装满土的桶挂在钩子上的任务则是由一名夏季的志愿者完成的。不幸的是，有一天他把一个钩子挂在了自己的腰带上，并在半空中被举起了好几米，像个马戏团演员一样大声喊叫。这时我们才反应过来，帮助他安全地回到地面。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允许 Askham Bryan 开放式监狱（Askham Bryan Open Prison）的犯人们来挖掘现场帮助做一些体力活。他们的一些特殊技能在一个早晨还帮上了大忙。挖掘现场的大门总是被一把挂锁紧紧锁住，而那天工地总监 Richard Hall 忘了带大门的钥匙。整个挖掘团队都在门口等着，Richard 感到十分的自责和气馁，为了不浪费更多工时他决定要回家找钥匙。但就在那时，犯人们让他不要担心，他们一堆人聚在门边上，一分钟之内锁就被撬开，成功地开了门。

Richard Hall 有一个习惯，每个工作日收尾时他都要在现场巡视一圈，从每个挖掘助理那里了解一下工作的进度，写在他的工地日记里。当时我正在处理一个街边房屋，用小泥铲一点点挖穿很薄的文化层。Richard 在我旁边停住脚步，向我询问进度。我开始跟他讲这些土层的排列顺序，不经意间瞄到他脚底下的一个刚刚露出土层的锡铅制维京盘形胸针。它并没被踩坏，现展览于 Jorvik 博物馆，而在 Richard 的靴子落过的一个角上，有个小小的缺口。

Coppergate 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过最富饶的一处考古地点。街边房屋的文化层里填满了文物，几乎每天发掘都会有新发现——例如钱币、皮带尾、胸针，还有木头和皮革的边角料。考古学家本不应该如此被物质所困扰的，但能够找到被往日 Coppergate 的商人、手艺人丢失并深藏泥土里的东西，实在令人激动，难以忘怀。

对于一个崭露头角的考古学家来说，在 Coppergate 这里工作是一个极佳的学习机会。那些街边房屋处的地层结构实在很不可思议，地表的泥沙、黏土和灰烬通常只有几厘米厚，但它们却诉说了维京人与其制造加工业的故事。对付这样的结构需要用到极其精细的地层学挖掘技术，而且你必须要先了解整个工程的进展才能明白该干什么。因此，Richard Hall 给每个街边房屋都分配了一名长期挖掘助理。在 1979-80 年的冬天，我有幸在其中的一个房屋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一点点剥去一个以前被用来铸造贵金属的金属加工炉周围的土层。在加工炉的中心我放进了一个剖面，在把它移出的时候画下了每一层的样子。最后得到的剖面图，根据我的绘画，在 Coppergate 总结报告里被发表了出来。

给挖掘人员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是那些维京时期污水坑的腐烂气味（污水坑的景象也被重现在了 Jorvik）。其上面的盖子一被掀开，土层就散发出难闻腐臭的气味，闻起来同新鲜排放的污水是一样的。我们几个人经常会在茶歇时间跑去 Greggs 吃些香肠肉卷和蛋糕，别人常常投来异样的眼神，但是我们点的东西会以奇快的速度上来。

我于 1979 年来到 Coppergate，那时我 18 岁，刚刚修完 A level 课程并被杜伦大学的考古系录取。能在新一年里花上两个月时间在著名的 Coppergate 遗址进行挖掘，真是没有比这更棒的经历了。那段经历极大的开拓了我的眼界。这处遗址有着令人震惊的规模和深度，金属桩支撑着坑道四周，而坑中则是一片繁忙之景。

我还清楚地记得，遗址最底部有一队人员在一片宽阔的地方用着鹤嘴锄，嘴里还哼唱着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音乐！

JORVIK

VIKING · CENTRE

我负责操纵机械吊机来把装着土的桶提出来，并倒在一个独轮手推车里运到废石堆。这工作真的很辛苦，而我也并没有举重运动员的身板儿。

有一次一个监督员给我指出来，一个纵切面上有一个半截出土的皮鞋，但是没人允许我把它拽出来，因为纵切面实在太重要，容不得半点闪失。

在7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挖进了一个有柳条衬底的坑，那浸着水的有机物（可能是粪便）腐烂发出的味道，好像至今仍未消散。

令我十分享受的是，各种团队活动里有着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很友好的人们。我与来自瑞典、丹麦、美国的不同年龄的成员都成为了好朋友。Coppergate 的经历还促成了几段长久的情侣关系和姻缘，而我在这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Coppergate，不是仅仅有着惊人的考古发现而已。

虽然我缺乏经验，但我依旧明白 Coppergate 遗址的工作条件是很出众的。我记得我们领到了较高的薪酬，仪器准备也都很到位——比如用来转移废石的机械吊机，因为坑道太深所以是必需品，但在当时看来仍是很惊人！另外，在我参加过的所有考古挖掘项目里，这里的住宿条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

最开始我在遗址后方工作，几个星期后我被调到了前方，在其中一间房屋里工作。屋子四周都有木制结构残留，在地面上有大量的树枝柴火，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将这些东西完全展现出来。

Richard Hall 常常会来这里查看工作的进度，他对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那块木头要保持湿润！”。这个区域紧邻着公共通道，在那里参观者可以通过听 Magnus Magnusson 的一段录音来了解这次挖掘的背景资料。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多人都把整段录音一字不落地记住了。我在遗址里工作期间并没有挖掘到很多的工艺品，除了一些可能属于其他金属器具边角料的残片。所有发掘出来的工艺品都会被送往一个专门的屋子里被记录在案，之后我在约克考古信托（YAT）担任工艺品研究员的时候还接触过其中的几件呢！

我在 Coppergate 度过的6周时间，实在是一段十分珍贵的经历。除了日常的挖掘之外，Richard Hall 偶尔还会给我们做讲座，我们还花了一周时间去 Ribbleshead 旅行，去看一间维京时代长屋。在遗址里的发掘也是社交的好机会，许多朋友就此结交，而我还遇到了我未来的丈夫！9年后我被任命为约克考古信托（YAT）的工艺品研究员，并于1988年回到约克，自此一直在这座城市里当一名考古学家。

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在约克进行的最早挖掘之一位于 Lloyd's 银行下方，在 Coppergate 的 Pavement 街附近。此处挖掘证明了约克城中心这片区域是始建于维京时期的。除此之外，这里的遗址被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包括木质建筑、纺织品、皮制品、甚至植物结构、人类粪化石和昆虫残骸，在1100年之后它们的形态依然可以被辨认出来。

如果在 Lloyds Bank Pavement 街做大量的进一步发掘，这里有可能会成为全英第一处被详细了解的重点维京城镇，由此提供关于维京时期建筑、人类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影响约克地区城市化的知识。

1970年代中期，旧的 Cravens 糖果工厂在 Coppergate 被拆除。几次试挖之后，旧楼下方的维京时期遗迹立即呈现在众人眼前。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两米高的木质建筑依然矗立，全都被保存得极为完好，上面的木工细节毫发无伤。在建筑内部和周围我们发现了很多东西，其中不仅包括一般

JORVIK

VIKING · CENTRE

遗址里会见到的物品——陶器碎片、动物骨骼、小金属制品等等，而且还有很多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木制品、纺织品和皮制品（甚至丝绸）、保存异常完好的金属制品、没怎么生锈的铁器和未受腐蚀依旧闪耀的青铜器。

在 **Coppergate** 的发现使人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了解一段英式生活形成期（罗马时期之后城镇再次出现）的绝佳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首次看到那些约克城建立者，混合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制造钱币，怎样建造住宅和商店，并且建立起一套商业传统并使其在 1000 年以后的现代，依旧在约克这片同样的土地上繁荣兴旺的。

这些惊人的发现吸引了许多大人物来帮助进行筹款活动，为 **Coppergate** 的更深入发掘提供资金。**Magnus Magnusson**，英国家喻户晓的电视名人之一，**BBC Mastermind** 节目的答题大师，是这个活动的领导者。威尔士王子、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都同意成为其名誉赞助人，挪威王储哈拉尔和冰岛总统也随后加入，他们对探索维京时期对欧洲城市生活起源的影响都充满了热情。

五块细长的区域分别被局部或整体挖开，它们从 **Coppergate** 延伸至临近的 **River Foss**。古代的商店和办公建筑在现代街面附近被找到，而直到发掘前现代的商店和办公楼在这里延续着它们的使命。在其之后有院子、更小型的建筑、用于排水的沟渠、用于废物处理的垃圾坑和公厕（这些废物，包括排泄物什么的，通常会被近乎完美地保留下来。）

开展工作需要大量的挖掘人员。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这里参与了长达 5 年半的挖掘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为全球知名的考古学家。在早期，这些考古发现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以至于忙碌的挖掘现场也允许公众参观。人们可以在周围的人行道上目睹挖掘人员发现新的东西，同时自动解说会解释发掘进展。其间超过一百万人前来参观，而他们付的门票费用也为之后更多的挖掘做出了贡献。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发现是什么呢？这很难说，因为毕竟是从 39000 个东西里面挑选……但最后还是有一样浮出了我的脑海——一个被压扁的蜂窝，里面塞满了完整的蜜蜂遗骸。制造各式钱币的迹象，包括特别稀有的打造维京硬币使用的模具，还有用其他模具打造的铅制试验品，都为我们打开了维京时代商业贸易的一扇窗户。

哪天让你记忆最深刻？那一天，主要的挖掘刚刚结束，在遗址慢慢呈现于眼前的时候，著名的 **Coppergate** 头盔被发现了，它可能是历史上被发现过的最好的盎格鲁撒克逊头盔，同样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

在 1981 那会儿我还只有 20 岁，正在找工作。我在约克上完了技术学校，得到了建筑施工的资格证书，却找不到一个绘图员的岗位。

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不参加卫生和社会事务部（**D.H.S.S**）安排的“求职”面试，就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就这样，在 1981 年 4 月初，我来到了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的 **Aldwark** 办公室。

当时我连考古这个词都不知道怎么拼，联想到的都是阔边帽子和大胡子。说真的，当我去参加面试的时候，那里真就有一个大胡子的男士，穿着短裤凉鞋带着松垮的太阳帽。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男士将会助力我开始一段职业生涯，在其顶点之时，见证我挖掘出在这个国家里找到

JORVIK

VIKING · CENTRE

的第四个，也是保存最完好之一的撒克逊头盔。那位胡子男士其实是 Richard Hall 博士，Coppergate 的发掘总监。

我对 Richard Hall 有着许多的深刻印象。在我的面试时他问我的兴趣爱好，在我回答“历史、国家赛马比赛和板球”之后，他问我能不能代表考古信托去打板球。我戏谑地回答：“给我这个工作我就去。”Richard 回答：“我周四晚来接你去约克大学参加一场比赛，然后你下周一就来上班吧”。他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排成队列让 Richard 检阅。那时候，考古信托正在军团博物馆现在所处的 Tower Street 挖掘，Richard 将我们分到两个工地上，一处是 Tower Street，另一处是 Coppergate。我被派去了 Coppergate，在那里开始了长达 35 年在约克考古信托（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的工作生涯。可能他想让我进约克考古信托，不过也有可能 Richard 他就是想把我调到他负责的地方这样我就会一直待在他的板球队里了！

我在工地上的第一份工作是清空桶里的土石。在工地上我算是比较大个头儿的，需要拎起来一整桶沉重的土石，从坑道里举到人行道上，再把桶挂在起重机上，这样就可以把土石倒进一台卡车里。这台车然后开到废石堆，把土石都倒下来。不用说，我们在废石堆里找到了许多的东西。在夏天几个月里，我们在工地上从上午 8 点一直工作到下午 4 点半，周一到周日。这使得我们可以和夏天加入的大批学生挖掘工一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

我还记得一件事，那次我们从遗址里出土了一句遗骸，在把骨骼上的土壤都清理掉之后，我们把它放在地下室里晾干，那里是我们做一些日常文书工作，并在暴风雪来临时的避难所。只有下雪和偶尔的大暴雨能让我们停止工作，其他一切都不行。

Richard Hall 曾经每次下雨都会说这句话“下雨啦，泼水啦，是时候去刷锅啦！”他嘴里全是这种俏皮话。我们对面的教堂在 8 点的时候会敲钟，而他在最后三声的时候会：“要调解、要巡视、要挖掘”。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警察到工地上来，他告诉我们不能再把牛奶瓶放在工地出口边上了。Richard 曾经强调要亲自见所有的访问者，所以年轻的 Bobby 就被领到了地下室。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具遗骸，一个手臂置于脑后，另一臂在身旁，展示着她的身姿（顺便说一句，她被发掘出来时就是这个姿势。）无论如何，他苏醒之后发现鼻子下面放着一瓶嗅盐（减轻昏迷用）！他坚信他找到了一具谋杀受害者遗体。

我们以前常去一家当地的旅店，那里的酒吧男侍者 Geoff（现在已不在人世了），只要我们在那里喝一杯柠檬汁啤酒，就会让我们在吧台后面吃三明治。他会把凳子底下的地毯块换成旧的脏的那些，这样我们沾满土的鞋底可以踩上去。当我们走了之后他又会把地毯换回去。

我们总是会玩 Geoff 的自动唱片点唱机，还给 Coppergate 配上了一首歌——Billy Furry 的“In Thoughts Of You”（对你的思念）。至今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依然会露出微笑，想起在 Coppergate 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JORVIK

VIKING · CENTRE

JORVIK – 维京城市

“约克城是诺森布里亚王国（Northumbrians）的首都....这座城里人多到无法形容，商人们的货架上琳琅满目，这些珍品来自世界各地，但大多数出自丹麦人之手。”

《Life of St Oswald》，作者是 Byrhtferth of Ramsey，作于公元 971-972 年

到 10 世纪时，Jorvik 已经成为了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有着繁荣的制造业中心和广泛的贸易往来。

约克城最初由罗马人建立，离亨伯河河口（Humber Estuary）只有 37 英里（60 千米）远，乌斯河（River Ouse）经这里流入北海（North Sea）。这个内陆港与欧洲有着经年累月的往来，所以它也成为了自斯堪的纳维亚而来的维京人的一个重要的征服区域。

在 Coppergate 的这些发掘告诉我们，维京时期的约克城在规模、文化和风貌上都被彻底地改变过，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

到了 1066 年，有总计达 15000（或以上）的人们居住在 Jorvik，由此这里便成为了英格兰的第二座城市。

JORVIK

VIKING · CENTRE

衣着和首饰

维京人通过衣服、珠宝、武器和马具来展现他们的身份地位。

一些靓丽的纺织物，例如来自中亚或地中海东部的丝绸，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人们很可能把它们作为付款的方式或是赠送的礼品。而在社会等级划分的另一端，居住在 Jorvik 的人们穿着的是彻头彻尾的自制衣服。

服装配饰，像是皮带扣、胸针和皮带饰品，都曾在 Coppergate 被制造出来并被当地人戴在身上。其中一些物件反映出爱尔兰及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装饰风格和特色。

当时的普通人不管去哪儿都要徒步行走，所以骑马用具（例如马刺）可以展现出社会地位和权威。

鞋子和配件

Jorvik 的皮匠们制作出了许多产品，例如鞋子、靴子、腰带、皮带、剑鞘和刀鞘。

JORVIK

VIKING · CENTRE

近 300 余枚玻璃、鹿角、骨头和琥珀的珠子在这里被发现。大多数玻璃珠是单色的——蓝、绿或黄色。还有一些是多彩的。项链上都穿着不同形状、大小和材质的珠子。

在那时钥匙会被挂在腰带上（如果人系了腰带的话），或是在成对的卵形胸针上，与私人的磨刀石挂在一起。钥匙通常由女性携带以展现她们的地位。

维京时代富有的男女们常常会带戒指。银戒指或金戒指之后可能就会被融化掉，但如果因其价值而受到重视，就会被传给下一代。

健康和卫生

“...跟随于他们国家的时尚潮流，这些人已习惯于每天梳理头发，每周六沐浴，经常性地换衣服，并用如此奢侈琐碎的装饰品炫耀着自己”

John of Wallingford, 于 13 世纪写维京人在英国的行为。

许多骨制和鹿角制梳子在 **Coppergate** 被挖掘出来。它们由许多不同的部件组装而成，制作很为耗时。这些梳子在当时是很珍贵的财产，特制的鹿角制保护盒的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

镊子从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没怎么变过。在维京时期它们被随身带在腰带或胸针上，而跟着它一起的还有挖耳勺和指甲清洁器。

JORVIK

VIKING · CENTRE

环境影响

诸如花粉、谷粒、粪化石（人类排泄物）、蛋壳、鱼骨及动物骨骼之类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Jorvik 的维京人与他们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

在 Coppergate 不远处发现的一大块粪化石里含有许多肠道寄生虫——鞭虫和蛔虫。这些寄生虫常常能在人类的大肠中被找到。

鱼骨向我们展示出当时的人类是怎样影响河里的鱼类资源的。Jorvik 的人们在早期主要食用江河鱼类以及一些来自北海的鲑鱼。一些样品告诉我们，当地的河流在之后受到了更严重的污染，所以人们开始更多地食用鲑鱼。

在 Coppergate 土壤里发现的蛋壳碎片证明了维京人曾食用鹅蛋和鸭蛋。

JORVIK 的人们

10 世纪的 Jorvik 是一个喧闹的地方，人们从维京世界的各个角落前来参观、贸易和定居。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人们有着不同的相貌，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且拥有的东西也不大相同。

一具年长男人的骸骨在约克地下被发现，可能在四五十岁左右，他的面部特征有着非洲或混血血统的迹象。

奴隶制也存在于维京人的世界。阿尔斯特编年史（The Annals of Ulster）有这样的记录，公元 821 年都柏林湾(Dublin Bay)的霍斯(Howth)遭到袭击，“许多女人被当做战利品运走”，而 Life of Findan 这本书则告诉我们在那时的英国许多人被当做奴隶售卖给维京人群体。

JORVIK

VIKING · CENTRE

在 Jorvik 这片土地上人们说着很多种语言，包括古英语、古诺尔斯语、弗里西语及凯尔特语（例如古爱尔兰语，可能还有古威尔士语）。神职人员也使用拉丁语。而除了这些，可能还有从伊斯兰世界而来的商人们讲的一些更加异国的语言。

COPPERGATE 的女人

Coppergate 只出土了两具维京时期的骨骸。其中一具是一名女性，出土于福斯河（River Foss）边的一个浅坑里。她在去世时刚刚过 45 岁。对她牙齿进行的同位素分析告诉我们，她生于苏格兰、挪威或瑞典。

她身形强壮，身高 5 英尺 2 英寸（1.59 米），全身都有退行性关节疾病。这使她的样貌呈现出来——有点矮小的中年女性，很明显在一瘸一拐地走路，因为右侧髋关节出现了问题她不得不依靠着一根拐杖。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 CT 扫描得到的图像及对她头骨的分析重现她的面庞，进而生动地展现她的外貌。

贸易和旅行

人们通过贸易及掠夺的方式来创造财富，这是维京时期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

JORVIK

VIKING · CENTRE

船舶变得越来越适应航海，维京人建立起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他们有时会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来携带货物到达维京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约克发现的丝绸制品和一个宝螺贝壳揭示出这里与中亚、地中海东部及红海地区的贸易关系。阿拉伯学者 *ibn-Fadlan* 则讲述了 10 世纪时维京人与巴格达——一个伊斯兰世界中心之间的贸易关系。

人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大西洋北部带来了鲸须制品、海象象牙和皂石。火山石制成的磨石来自莱茵兰，而琥珀则来源于波罗的海地区。

很多有着环形头的别针，还有许多奴隶们，可能都来自爱尔兰。北约克郡海岸的惠特比地区（*Whitby*）则出产煤玉。

房屋

公元 900 年之后不久，*Coppergate* 被分成了很多又长又窄的部分。许多带有后院的用柱子和板条搭建的背面朝街的单层建筑被建了起来。它们地面上是泥土，屋顶用茅草遮盖。

树木年轮测定年代法告诉我们这些房屋在公元 955 至 960 年之间突然被废弃。这与 *Eric Bloodaxe*——*Jorvik* 最后一位维京王被驱逐的时间相符。

在公元 960 年后，*Coppergate* 突然活跃起一轮新的建筑活动。单层或双层的新式木板屋被建造起来。它们都有着陷于土地斜坡之下的下沉结构。

这些新式房屋其中一些有着木板门，但是地面上未发现壁炉的痕迹。屋顶上依然铺着茅草，但至少有一个房屋存在着使用草皮和石楠属植物的迹象。内衬有木头的排水沟帮助泥土地面保持干燥。

JORVIK

VIKING · CENTRE

烹饪和饮食

环境证据显示 Jorvik 的维京人们通常并不会在他们的后院里种植食物，一是怕被动物们践踏，二是因为后院里有粪坑和垃圾坑。

对 Coppergate 土壤的分析中检测到了来自农作物（例如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的植硅体（某些植物组织中的二氧化硅结构）。这些庄稼当时被种在城市外面，到家里再被磨成面粉。

人们在乡下养殖牛和羊，趁鲜活的时候运往 Jorvik 以供宰杀。在 Jorvik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猪，它们可能被养在了后院。母鸡和灰雁也被养来产肉产蛋。

陶制器皿证明了 Jorvik 的人们曾经烹饪食物，因为脂肪、蜡和油可以被陶器表面所吸收。在一个罐里我们还能找到一顿丰盛的炖菜（有肉类和蔬菜）的痕迹。

纺织品

JORVIK

VIKING · CENTRE

纺纱、织布和染色曾在 **Coppergate** 的住宅里进行。虽然这是个以家庭为基础的产业，但过剩的产品可能也曾进入国外的市场。

人们可能曾在家里清理羊毛，因为那里找到了很多的羊虱子。早期的织布机使用耐火黏土来施加重量，而后期的则采用了舶来的工艺。

纺织品的染色中使用了一些植物，例如茜草、染料木及菘蓝，以得到红、黄、蓝、绿等颜色。用亚麻（一种植物纤维）织出的白亚麻布可能被用来制作内衣，最后会用玻璃来平整、打磨光滑。

在 **Coppergate** 发现的少量丝绸可能是从中东或中亚经俄罗斯的河流来到 **Jorvik** 的。这些丝绸会在这里被剪裁、缝纫，以制作头巾头饰或是其他展现高层地位的服饰。

Við eld skal öl drekka

en á ísi skríða

magran mar kaupa

en mæki saurgan

heima hest feita

en hund á búi

在火边喝着麦芽酒

在冰上滑行

JORVIK

VIKING · CENTRE

买一匹精瘦的骏马

和一把肮脏的剑

在家中养肥一匹马

把狗放出去玩耍

- *The Havamal*

娱乐和音乐

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传奇故事的讲述、音乐和诗歌都是其传统中的丰富元素。Coppergate 的蛛丝马迹向我们展示了这里生活的维京人在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可能是怎样的。

一套用黄杨木制成的排箫是唯一被发现的维京时期此类乐器。它依旧可以演奏出一个五个音符的音阶，从高音 A 到高音 E。

在 Coppergate 还出土了各种大小的滑冰鞋，它们由马的腿骨制成。当河流结冰的时候，滑冰可能不仅是一个实用的出行方式，它更是一项趣味十足的消遣。

JORVIK

VIKING · CENTRE

桌面游戏在那时很受欢迎。人们发现了一个残缺的橡木游戏版，当时的维京人可能在上面玩一个叫 *hnefatafl* (“国王的桌子”)的游戏。

木材加工

Coppergate 有着水涝的缺氧土壤，因此许多本应在 1000 年之后完全腐烂的木制品都留存了下来。

人们用脚踏车床来制作碗和杯子，这些东西大多数是处理食物、吃饭或喝水时用的。但我们也能看得出一些碗被视若珍宝，因为它们有在坏了或者裂了之后又被修好的痕迹。

在三个杯子上有着上色装饰的痕迹。Coppergate 这个词被认为具有“制杯匠之街”的含义。

许多木材加工的工具也被找到。铁质的刨子在当时可能被制杯匠用来打磨和塑造木桶或是水桶上的弯曲木制件。

皮革加工

在 Coppergate 到处都能找到皮具废料、皮鞋和皮制工具。在一处建筑里有着更多制造鞘和护套的痕迹，这说明这里的人曾经从事专业活动。

牛皮在当时是唾手可得的東西，牛会被当场宰杀。皮革鞣制可能使用了粪便、鸟粪和尿液，但那可能让城市变得臭气熏天。

JORVIK

VIKING · CENTRE

皮匠们做出了不同类型的鞋子，包括简单的“懒人鞋”和有鞋带、皮栓带或栓扣的靴子、鞋子。Jorvik 的大多数鞋子都是“翻转鞋”。料子被里面朝外地缝在一起，之后再整个翻面。

金属加工

维京时代的铁匠各个工艺精湛。制作武器的那些有着最高的地位，其次是制作高品质有刃工具的铁匠们。Coppergate 的铁匠使用锤子、钳子和风箱，制作的物品从刀具、针、钉子到复杂精巧的挂锁样样都有。

铁矿石在城外被冶炼并制作成条状的铁合金。这些金属条被运往 Jorvik（也许用了船），之后在城市中进行交易。

铁匠们常常会在一个物件里使用不同种类的铁合金（包括钢）。这说明他们了解这些合金有着不同的特性，比如硬度和脆度。这些合金可能从不同的地方来，也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在这段时期里所有的铁质品都是在炼炉里锻造（加热和铸打）的。而铅、锡和铜制品则是浇铸（熔化再倒进模具里）的。

钱币和商业

JORVIK

VIKING · CENTRE

维京人世界的经济是以银作为基础的。整个的或者切开的钱币都可以流通。银锭、银首饰和银盘都叫做 hack-silver，它们也可以作为钱使用。

所有的银都要经过极为准确的计量。Coppergate 出土了一些小的砝码，其中两个可能是出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整套砝码当中的。这种砝码是整个维京世界使用的度量衡的其中一部分。

在 10 世纪时 Jorvik 是英格兰北部的的主要造币厂。在 Coppergate 的一个曾加工金属的地方，两个罕见的用来造币的模具被发现。还有一些上面印有硬币花纹的铅块也被找到，它们可能是当时测试模具用的试验品，也可能是作为进、出城时货品的收据。

维京世界

他们大胆地踏上征程；

为得黄金长途跋涉，

给老鹰喂了食

去到了东方，

最后死在南方

在 Saracenland

Gripsholm Rune-stone (约作于 1050 年)

JORVIK

VIKING · CENTRE

维京时期是一段充满了重大发展和变革的时期。

维京人探索了许多新的领域，建立了长久的联系。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迁移导致了从俄罗斯至北美洲的殖民。这种关系使得语言、文化和物质的遗迹能够留存下来。

在纪念碑石上留存的古代北欧文字的铭文，以及维京人的文字系统给我们提供了小片段的信息。更长的记述存在于编年史和年代记里。12 世纪末期的长篇故事讲述了惊人的事件并含有文化、政治信息。

语言和地名可以反映出维京殖民的影响。现代英语中有许多可以追溯到维京时期的词语。设得兰群岛的大多数地名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因为有许多维京人曾迁移到那里。

考古遗迹还在继续向我们揭示维京人曾经旅行或安居的地点和方式；他们的房屋、船舶、工具、武器、家具、服饰和商品都描绘出了一个广袤的维京世界。

文化的大熔炉

在英格兰，维京定居者们接触到了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

在公元 866 至 954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京王们和盎格鲁-撒克逊大主教们是 Jorvik 最重要的人物。身处于权力的巅峰，这两种文化共存着。954 年 Eric Bloodaxe 被驱逐，直到 1066 年，英国国王才开始通过经周密考虑的伯爵人选来控制 Jorvik。

JORVIK

VIKING · CENTRE

在 Jorvik 定居的第一批维京人不是基督徒，但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快就接受了基督教。在 10 世纪时 Jorvik 的人们中，不管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或是英国本土的，一种新的，结合了两个传统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已经形成。

米德尔顿十字（The Middleton Cross），一种 10 世纪的坟墓标记，展示出这种异教与基督教概念的融合。在基督教的十字上刻着一个维京时代的勇士和一条神话中的蛇。